

中國人民大學

史辯
唯證
物唯
論物
教論
研與
室歷

北京 一九五三年

關於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一書論文選

中國人民大學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關於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一書論文選

北 京 一 九 五 三 年

2611/52 48

書號：總2—11

關於斯大林所著『馬克思主義
與語言學問題』一書論文選

編者：中國人民大學辯證唯物論
與歷史唯物論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教學用書，非賣品）

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3383 (300+41+3042)

目 錄

蘇聯對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Γ·亞歷山大洛夫	一一
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Γ·奧比奇金	四一
馬列主義科學中的新貢獻	羅姆捷夫	五七
蘇聯語言學的馬列主義基礎	尤金	一二一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馬克思主義科學的發展	Γ·亞歷山大洛夫	八〇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尤金	一二一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對於經濟科學發展的意義	K·奧斯特羅維強諾夫	一五八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及其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	A·M·特洛申	一七九
科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	И·孔恩	二〇二
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的國際意義	米丁	二三六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論文對於中國學術工作的意義	胡繩	二四九

蘇聯對斯大林新著作的研究

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及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發表以後，不但在語言學方面，而且在哲學、編輯學、文學和教育學等部門中，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蘇聯科學界正在根據斯大林的新著作，批判與改進各種科學研究工作。蘇聯哲學問題雜誌的這一篇文章，是介紹蘇聯科學院所屬的哲學研究所對斯大林新著作研究的情形。這對我國學術界是一種十分有益的啓示。從這篇文章裏，我們除了可以學習蘇聯學術界研究斯大林著作並用以改進工作的方法以外，還可以了解蘇聯哲學家對邏輯的意義及其有無階級性問題的看法，以及對自然科學的階級性問題的看法。——人民日報編者按語

蘇聯科學院所屬的哲學研究所的全體工作同人，着手深入地研究斯大林的新著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這兩篇著作是馬列主義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根據該研究所秘書處的決定，該所的各單位都召集了擴大會議，各單位的負責人都在會上作了關於斯大林新著作對於發展哲學科學各有關方面意義的報告。

在各單位的會議上討論了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以後（在會上有三十五個科學工作者，碩士和學士作了報告），於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五日，召集了秘書處和該所的黨支部以及科學工作者的積極分子參加的擴大會議。七月十八日，哲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座談會和哲學工作者的積極分子一同召開會議。在會上，院士亞歷山大洛夫（Л. О. Александров）作了斯大林同志關於論語言學問題著作對於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發展的歷史意義的報告。

亞歷山大洛夫說，斯大林的新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對於馬列主義哲學科學的發展有着歷史性的意義。這是語言科學上的真正革命；斯大林同志所提出來的每一個理論命題都使馬列主義的哲學豐富並發展了。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新作裏特別詳細而深刻地解答了歷史唯物論中的最複雜和最重要的問題——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關於兩者之間辯證的相互聯系。人類社會的基礎，根據斯大林同志的經典定義，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斯大林的新作概括了建設蘇聯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鉅大歷史經驗。

對於社會基礎、經濟制度發展問題以及與每一個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發展問題，斯大林作為偉大唯物辯證法的聖手，是嚴格的歷史性地和具體地予以解答了。他強調指出，每一個經濟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

斯大林同志進一步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全面地說明了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

用，指出了上層建築的積極作用，它對社會發展所發生的影響，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這並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漠不關心的。『相反地，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偉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經濟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根除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

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基礎之所以創立自己的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爲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版，第三頁）

* 斯大林的著作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和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豐富並前進了一步。特別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本質的正確理解，斯大林提出了下列的論題：『從舊質突變爲新質的法則，不僅不能適用於語言發展史上，而且也常常不適用於屬於經濟基礎或上層建築的其他社會現象上。這個法則對於分成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對於沒有敵對階級的社會，這個法則就是不必要的了。』（同上書，第二四頁）

這裏表現了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見解：對於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規律的特徵的認識是需要具體

性和歷史精確性的，特別是認識舊質突變到新質的規律和馬列主義辯證法現象的特性顯現，在劃分爲兩個敵對階級的社會條件下，以及在另一種條件下，那裏壓迫者和剝削者階級被清除，社會建築在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的一致性上，建築在這兩個階級與知識分子的一致性上，是更需要具體性和歷史精確性的。

斯大林的著作，對於在社會發展中的進化和革命問題，對於對立的鬥爭和統一法則問題，對於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等的最重要的論題，作了光輝的研究。

斯大林新作中所提出的論點，不僅對於語言學問題有着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於其他科學也有偉大意義。斯大林關於語言和它的發展規律的見解，對於正確解決邏輯學上的問題提供了確實的方法，並終止了迄今尚存在於許多同志腦中的那種由教科書和邏輯學講授所構成的糊塗和混亂思想。我們必須強調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和它的發展規律與社會歷史和人民歷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的這一論題對於邏輯學的重大意義。根據斯大林的定義，如果說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那麼邏輯學就是人類所具有的用以正確思想的確實的思維法則的總和。斯大林說，語言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用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下來，這個指示在邏輯學上具有重大意義，因爲後者以它的理解、範疇和法則記錄並概括了思維活動的結果——這也即是人的認識活動的結果。這裏也包含了基本邏輯和形式邏輯的共同意義，對於每一個有着健康思想的人，不論是屬

於那一個階級，那一種社會集團，都不可避免地要使用這些論題和法則。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對於鑽研邏輯學的問題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清除了邏輯學上糊塗、錯誤、偽科學的觀念，並為哲學家 and 邏輯學家指示了研究哲學知識這些部門的正確道路。

斯大林描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成就是哲學上的偉大革命。同時，斯大林又再次提出關於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先前的哲學思想的關係這一見解所具有的偉大科學意義，他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創造者——的事業是基於馬克思以前時代的哲學和科學成就上。

我們必須特別強調斯大林關於科學的發展和靠着批評自由所獲致的經過思想鬥爭的成就的這一論題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理論和歷史意義。祇有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科學發展的原則才成為發展的規律，才成為科學知識不斷進步的源泉。祇有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一致的人民，祇有蘇維埃人民才可能有這樣的自由和力量在自己的伙伴中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同時鞏固了蘇維埃的秩序，揭露了科學發展的毛病和缺點，改正了這些毛病和缺點，並因此保證各門科學強有力地無限前進。

在討論亞歷山大洛夫報告中所提出的各項問題時，曾邀請哲學科學學士彼特魯歇夫斯基 (С.А.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朱陀夫 (А. А. Чудов) 哲學博士列奧諾夫 (М. А. Леонов) 和卡瑪利 (М. А. Камари)、貝烈斯特聶夫 (В.Ф. Берестнев) 教授、哲學科學學士庫茲聶卓夫

(И. В. Кузнецов)、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科學學士斯杰派仰 (У. А. Степанн)、哲學研究所的科學工作同人契爾特柯夫 (Б. П. Чертков)、費陀羅娃 (А. Т. Федорова)、特羅菲莫夫 (П. С. Трофимов)、哲學問題編委科學哲學博士凱德洛夫 (Б. М. Кедров)。所有講話的人都指出斯大林的新著作不僅對於蘇維埃語言學，而且對於各種科學特別是馬列主義科學的發展有着鉅大意義。

彼特魯歇夫斯基描述斯大林的著作是我們思想生活中的最鉅大事件。斯大林天才的威力允許解決各項新的複雜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發展問題，我們驕傲我們有斯大林清晰偉大的智慧照耀着我們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然後，彼特魯歇夫斯基又詳細談論了斯大林同志文章中直接提出的對於蘇聯心理學者的某些問題。

列奧諾夫說，斯大林指出了語言的全民性和無階級性，同時斯大林又強調人類、單獨的社會集團、階級，並非對語言是毫無差別的。這在自然科學知識方面也可以這樣說。關於自然的科學，它本身所獲得的事實證明並不是有階級性的。然而人類、社會集團、階級並不是對科學的態度毫無差別的。科學的理論，這個或那個知識領域世界觀的解釋，換句話說，科學的哲學是有上層建築和階級的特徵的。放在馬克思哲學面前有着鉅大的任務。蘇聯哲學家必須在理論上領導科學的發展，而為此必須深入研究自然科學和其他具體的知識部門。

在庫茲聶卓夫的演說中，主要說明自然科學與經濟基礎以及與生產和哲學的關係。

契爾特柯夫然後講話，他指出斯大林同志關於整個社會歷史中的語言發展的指示，對於社會科學有着重大意義。從斯大林的著作中，我們必須研究辯證法規律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中的表現的具體形式。斯杰派仰的演說，指出了斯大林新作對於蘇維埃社會理論發展的意義。蘇維埃社會的發展，從舊質形態到新的過渡，並不是經過突變的，而是經過在共產主義基礎上逐漸改造的路線。斯杰派仰說明如何在黨的領導下，蘇聯正在創造着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和與這個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蘇維埃社會一出現，國家本身就具備着並正在實現着飛躍。這個飛躍並不帶有突變的性質，所以這樣，這是因為蘇維埃國家在全體人民的積極參與之下正在準備並在實現着飛躍。比方，農業集體化的實現即為一例。

聯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關於保護農田的種植森林遮護帶的決議中，說到實現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計劃，保證農業和畜牧業發展的飛躍。因此，從舊質突變到新質的飛躍方式這條辯證法普遍規律是依據具體的歷史條件而表現為多種多樣的。

貝烈斯特聶夫在自己的演說中談到斯大林著作對於馬列主義美學發展的意義。費陀羅娃談到社會科學的階級性和黨性問題。

科學家座談會，該研究所秘書處和該所的各單位，根據院士亞歷山大洛夫的報告，通過了一個擴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說，哲學研究所全體工作同人將依照斯大林著作的最豐富的理論內容來作為自己科學工作的引導，並確定具體步驟對斯大林文章中所提的各種問題作科學的研

究。

爲根據斯大林同志的新作佈置雜誌的工作，在哲學問題雜誌的編委會上，編委莫洛卓夫講了話。大家知道，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新作——是對於馬列主義科學的一個新貢獻，它進一步豐富了我黨的思想寶庫——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同志在語言學方面給了我們完整而結實的學說，揭露了蘇維埃語言學中的錯誤，明確了蘇維埃語言科學上的目的和任務，打開了它的內容，並解決了全部語言學上的最重要的問題。同時，斯大林同志又爲語言學指引了正確的馬列主義的道路。斯大林同志的新作在這方面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但是斯大林同志著作的意義，遠非僅僅是語言學本身。斯大林同志在他的著作裏，解決了許多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中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必然會成爲哲學工作的指導者，我們雜誌工作的指導者。

我們必須幫助哲學幹部深切理解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偉大著作，清楚認識斯大林同志所解答的各項問題，估價其歷史意義，並作出爲理論和宣傳活動均所需要的必要結論。在最近幾期的雜誌中我們必須刊載關於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所敘述到的若干最重要問題的文章。

莫洛卓夫同志詳細談論着這些文章的構思。首先，在最近一期的雜誌中必須刊載這樣的一

篇文章：共產主義與科學。很明白，共產黨和斯大林個人永遠不斷地幫助科學使其毫不停止地前進；蘇維埃社會在走向共產主義的運動，它的全部活動是以科學基礎為根據。我們的任務就是——指出科學在向共產主義前進中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在社會主義科學發展中的作用。

還必須刊載這樣的文章：說明斯大林的著作對於社會主義語言科學發展的意義。

關於語言學的討論顯示了哲學家對於與他們這樣接近的科學，如語言學，是沒有緊密聯系的，我們此刻的任務就是要消除這個空隙。

為進行自我批評，我們承認編委會犯了嚴重錯誤，這個錯誤就是我們的雜誌向宣傳員們刊載了馬爾的理論；我們的責任就是揭露這些錯誤，並在雜誌篇幅上加以全面分析。

我們還必須刊載批評最近發表的各種關於語言學的書籍。

為配合斯大林關於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指示，雜誌必須刊載論述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關係的文章。

斯大林著作中發揮了關於民族形成、社會主義民族起源和發展問題，關於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語言發展的問題。所有這些問題的總括，我們都必須在最近幾期的雜誌中闡述。

斯大林同志關於馬克思主義與過去時代文化關係的指示也同樣應成為我們最近幾期雜誌文章的題目。

我們必須廣泛發揮斯大林關於辯證法規律在存在着敵對階級的社會條件以及在沒有敵對階

級存在的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各種不同特徵的表現。這會幫助我們克服在把辯證法運用到各種不同知識部門中去的教條主義。

我們必須不斷揭示批評與自我批評對於我們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對於科學知識發展的意義。在這方面，我們的雜誌也是落後的，我們的雜誌是缺乏同志般的商討的。

在我們未來的工作中，我們將始終不變的以斯大林同志在他的文章中所表現的那種偉大思想為依據。

在莫洛卓夫同志的演說結尾，他又詳細地談論了心理學和自然科學上的若干問題。

在雜誌的工作討論會上，曾邀請馬克西莫夫（A. A. Максимов）、凱特洛夫（B. M. Кетров）、佛朗采夫（Ю. П. Францев）、列奧諾夫、斯杰派仰、諾溫斯基（И. И. Новинский）參加。

他們均就編委會的工作進行自我批評，並確定了以斯大林同志的新思想作為改進雜誌工作的具體辦法。

（楊重光譯自蘇聯哲學問題雜誌一九五〇年第一期『科學生活』欄。譯文原載一九五一年二月四日人民日報）

（錄自科學通報，第二卷，第六期）

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

Г·亞歷山大洛夫

——列寧主義寶庫底卓越新貢獻

戰後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域方面獲得底豐碩的成果和創見，標誌着蘇聯社會的發展。斯大林把蘇聯共產主義建設和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經驗，概括於他的著作中，成為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新貢獻。在斯大林的著作中，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論語言學底幾個問題和本刊（布爾什維克）發表的給同志們的回答佔有重要的地位。斯大林在這些論著中，提出和解決了對蘇聯文化建設及反對資產階級意識的鬥爭上有高度原則性意義的馬列主義理論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闡述語言學問題的論文，以其天才的創見和新的評價，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科學，穩固地奠定了蘇聯語言科學的理論基礎，實行了語言學的巨大革命。揭露了馬爾輩粗暴地違反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觀點的語言『新學說』，指斥『馬爾給了語言學一種不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不謙虛的、驕橫的、目空一切的腔調，輕浮地空口否定語言學中的馬爾以前的一切

成就』（斯大林：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中國人民大學版，第二八頁）。斯大林消滅了語言學方面的軍閥統治制度，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列寧關於語言的學說，把它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斯大林對語言科學主要問題的創造性的解答，劃分開了語言學的原來狀態——語言科學奠基於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之上的馬爾輩的軍閥統治制度，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蘇聯語言學發展的新階段。

斯大林的著述，使語言科學走上健全發展的康莊大道，使蘇維埃語言學完全有可能在世界語言學中佔居第一位。

斯大林指出，語言是千百年來社會歷史全部進程所產生的，用以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語言是許多時代的產物，它是逐漸形成起來、豐富起來、發展起來、精鍊起來的。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斯大林認為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系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

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觀點，給語言學一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際，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語言是直接與思維聯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的結果，認識活動的成果，以詞及由詞組成的句子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思想交流成為可能的了』（同前書，第一八頁）。語言

是一視同仁地替全社會服務的，『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創造出來的語言，對於社會是統一的，對於社會全體成員是共同的』（同前書，第四頁）。斯大林告訴我們，語言與人們在其各種工作方面的行爲——從生產到基礎，從基礎到上層建築——都有直接聯系。語言之替社會服務，是作爲人類交際的工具，作爲社會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使人們藉以相互了解，調整人們在生產的領域、經濟關係的領域、政治的領域、文化的領域、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共同工作。語言活動的範圍極爲廣泛，人們之間思想交流也是經常的和異常需要的，因為沒有思想交流，便不可能使人們在與自然力的鬥爭中，在生產必需的物質財富的鬥爭中，協調其共同活動，便不可能在社會生產行爲中得到成功，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社會生產本身的存在。『可見沒有全社會都懂得的語言，沒有社會成員共同的語言，社會便會停止生產，便會崩潰，便會無法繼續生存。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既是交際的工具，同時也就是社會發展和鬥爭的工具。』（同前書，第一九頁）

斯大林認爲語言的詞彙只是構成語言的建築材料，認爲文法（詞形變化法、造句法）是詞的變化規則和用詞造句的規則的綜合。這樣生動和正確的評價，對馬克思主義語言科學的發展言，有絕對不可比擬的意義。斯大林寫道：正是由於有了文法，就使語言有可能賦與人的思想以物質的語言的外壳。語言的文法構造和基本詞彙是語言的基礎，是語言特點的本質。它賦與語言以極大的穩固性，和抗拒任何民族或人民的強迫同化企圖的抵抗性。